

漫談禪學與哲學(上)

莫當閒學解，辜負祖師心



澄海著
洪耀東拍攝
鄭妹珠編輯

漫談禪學與哲學(上)

Talking about Zen and Philosophy

莫當閒學解，辜負祖師心

澄海著
喜悅出版

前 言

禪是宗教而又超宗教的生命學。

禪談到的生命超出這個地球上的生物現象。一般生物學談到的生命，是從原子湯的理論發展到現代的分子生物學及腦神經科學，屬於形而上的，是本體論及人生觀，也就是論述人類在狹隘地球空間的地位及精神層面。由科學及哲學為主導。

禪涉及的生命是超脫這些理論及觀測的，也超出了太陽系及宇宙的範圍，而且超脫了神創論，把宇宙全體的存在當成一個生命體——大圓覺海的活動，因此是宗教但又超宇宙的生命體驗。它不是學問而已，而是終極存在與現象存在的微妙結合，因此很難運用語言來描述，也不僅僅是精神上的感受或形上學的思想活動，是當下即是的生命整體活動。

吳經熊博士是近代有名的哲學家、思想家，信仰基督教，他研究禪宗文獻的心得寫成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一書，頗受一般研究禪學人士的喜愛。他有睿智的觀察力及深厚的文學基礎，可以代表知識分子研究禪學的思維活動。但這個研究卻是哲學的、宗教的、文學的綜合，有些與禪宗脫了節。爰不揣淺陋，提出個人的看法就教諸方大德，希望借此重新進一步認識禪，為禪學建立一座康健的學識園地。

本書出現緣於香港科技大學黃谷博士的鼓勵，他是理學家，也是老莊學專家，兼且對禪宗頗有心得，本書稿成用酬關注。

目 錄

1. 絕對就是不二——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讀後（一） P5
2. 禪門是頓悟法門——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讀後（二） P9
3. 公案解開了是頓悟——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讀後（三） P15
4. 不瀟灑處也瀟灑——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讀後（四） P21
5. 餘音繚繞——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讀後（五） P26
6. 教門與宗門截然不同 P29
7. 止觀雙運 P32
8. 定慧等持 P37
9. 借假歸真 P41
10. 什麼是根本智 P44

絕對就是不二

—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讀後（一）

吳經熊博士所著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（台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 58 年版），對禪宗從達摩到五家分派，有很完整的討論，並且提出他個人的獨特見解，在眾多的禪宗史上是一部必讀的書，也很受一般研究禪宗史的人所喜愛。

本文僅就該書的〈第三章：中國禪的始祖——惠能〉及〈第四章：惠能的偉大貢獻——頓悟法門〉，提供個人研究心得，希望多少釐清對禪學的認知與實踐，並可以促進大家對禪學研究的興趣。

第三章關於六祖聞法、授法至開法的經過，大致上依據《壇經》〈行由品〉，及〈頓漸品·神會篇〉。問題出在內容的認知與取捨不全的部份。

第一、惠能本不識字，卻因聽人持誦《金剛經》即開悟，這個開悟是什麼？本章沒有交代。

而六祖面見五祖弘忍，向他說：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」。「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」，表示智慧由自性產生，兩者關係如何？本章也沒有交代。

況且弘忍為了衣鉢傳人，以偈取捨，惠能一句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與上述「聞經開悟」，到「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」，再到「碓米八個月」，這是連貫性的成長過程，前後有何因果關係？本章也沒有交代。

這是教門與宗門重大的歧路：教門重視的是因緣法，即般若慧，而宗門重視的是睹明星而悟，開悟即見性。

錢穆先生比較細心，但不知宗門的奧秘，只能以初悟、更深一層的悟，到空的悟，做一個時序的推斷。其實，聞經開悟即見得自性，「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」是般若的深化，到了「本來無一物」，已經掃蕩了相對意識的干擾。同一悟，質本同，差別在保持的能耐。

第二、《壇經》有一句話非常重要，吳博士把它忽略掉了。這句話是「法則以心傳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唯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」。

這句話是宗門的寶珠，以心傳心是宗門的殊勝處，雖然自宋末就失傳了，元朝的高峰妙及中峰本都有這個本事，但失傳了。現在安祥禪就是這個法門，親證法益的超過幾萬人，是可以透過實驗而證實的，是千真萬確的頓悟法門。

第三、三更付法，五祖弘忍為六祖講《金剛經》，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時，惠能突然大悟，「才了解宇宙萬物都不離自性」，吳博士將大悟偈簡譯得相當好：「我何必去思考，自性本來是清淨的！我何必去攀緣，自性本來是沒有生滅的！我何必去追求，自性本來是一切具足的！我何必去猶疑，自性本來是沒有動搖的！我何必去貪戀，自性本來就能產生萬法！」（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，頁 29）

吳博士譯得好，譯得妙，可惜戛然而止，不能有更一層的體會。

這偈是驚天動地的生命的迴響，是生命動勢的讚嘆！般若就是純生命的本質，是生命的真實面貌（實相）。這個偈讓我們明瞭並體證了生命的永恆，遠非目前分子生物學所談論的範圍，故說禪是生命學，不是思想、知識論而已！

這一偈是與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同一鼻孔出氣，有這悟，人間成佛才有可能；如果沒有證悟，都是理性悟，是理性佛，不是真佛。有此一悟，才是「天人師」。

第四、五祖付法之後，講了一句話：「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；無情既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」，非常地重要！吳博士只引用一下，沒有再度發揮申論，非常可惜！

「無情既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」，沒有「自性」就沒有生命，不能生萬法，得法的禪師要懷抱感恩的心情，為救渡有情眾生而營生；缺乏豐富感情的人，對生命冷漠，對眾生冷漠，只肯躲在自己的保護圈中過著小乘的獨善其身的日子，那是焦芽敗種。要撐起脊梁，對眾生下菩提種子，讓他們在時機成熟時也能獲得無生法忍。

這是人間成佛的莊嚴誓言，禪宗是從小乘的聲聞、緣覺、阿羅漢走向菩薩道的最可靠的道路。只有見性才能以自己的經驗闡敘法義，才能開拓天人大法。

以上四點是對第三章的迴響。其他若干小瑕疵，例如五祖送六祖一段路，是美化的句子，因為黃梅五祖寺到九江驛道路非常遙遠，一夜根本到不了，故事情節美麗而動人處在師徒原為一體啊！

又他引用忠國師的公案，其實是錯的。南陽忠國師應該屬於牛頭宗法融一系的禪門巨匠，忠國師與道一禪師等互別苗頭，氣勢非常盛，後來歸併於南宗禪宗。又公案之論述非本文範圍，故不再贅言。

如果有些考慮欠周的地方，恐怕談到惠能隱於獵隊，他認為：「可以想見在這段期間，他更加深了悟力，同時為了增進對經典的了解，以作將來傳道之用，他很可能讀了不少經書。」(同書，頁 31) 完全屬於臆測，未免畫蛇添足。如果瞭解禪宗重視保任，滌盪人無我、法無我，又何必多此心垢？



禪門是頓悟法門

—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讀後（二）

〈第四章：惠能的偉大貢獻——頓悟法門〉，是本書有關禪學最重要的論述。因為頓悟法門是禪學的主要關鍵，其他的法門是漸學漸修而漸悟，無法頓悟。若真能頓悟，則歸於禪門，也幡然了解了禪的殊勝，因為「理則頓悟，乘悟併銷」，理的盡頭是打破了理而頓得心窗的開啟，心窗既開，理只是剩語，彷彿飯菜，每日吃飯菜養身潤身而已，何論豐盛不豐盛？

禪門之頓悟即「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，在教理之外，直指人心，當下見性，見得生命的屬性。禪宗第一公案：惠明追得六祖，要六祖啟法，六祖要惠明靜坐，待至「不思善、不思惡」的時候，突然問惠明：「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這句話傳到惠明耳裡，惠明在心境「不思善、不思惡」裡，把捉到了那個——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才恍然大悟。換句話說，惠明的心靈頻率突然和六祖的心靈頻率等齊。這就是禪門所講的以心傳心，以心印心。

用現代的意識學來講，就是打破相對意識而呈現絕對意識，在此要把抓那個空空朗朗中的永恆點。誠如吳博士說的：

其實自性本是絕對的，是超越時空，超越了一切言語所能表達的屬性。人類的言語只是屬於現象的世界，只是應用於相對的事物，而絕對是超越了這一切。……惠能之所以認為迷和悟，煩惱和菩提之間沒有差別，以及強調自性是超越了善和惡，也就是為了打

破語言的分別障。(同書，頁 53)

他又將惠能最後提到的三十六對法，拿來論述：

「此三十六對法，若解用即道通貫一切經法，出入即離兩邊，自性動用，共人言語，外於相離相，內於空離空，若全著相，即長邪見，若全執空，即長無明。」……在惠能的思想體系裡，中道是絕對的真，它一方面超越了相對，一方面又包括了相對，何穆(Holmes)法官曾認為一個深度悟力的人，是不必把兩難論法當作一種邏輯的工具，儘可以用自己的靈感去超越兩邊，直探本源，惠能的偉大即在於此。尤其是他巧妙的運用兩難論法而一超直入，把人的精神高揚入絕對的境界。(同書，頁 56 - 57)

這一段精彩得很，是學術界甚至教內少有的發明，和我們的論述是一致的。問題之一是：這是真絕對嗎？我們只能說：抱歉！那不是絕對。

他說的絕對是概念上的，因為有個相對來陪襯，因相對而產生絕對，是相對中的相對。「絕對」不能描述，只能全身滾進去，全身泡在絕對中，所以禪家才說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

第二、吳博士沒有絕對的經驗，因為他說：「在惠能的思想體系裡，中道是絕對的真，它一方面超越了相對，一方面又包括了相對」，絕對是去兩邊，連中道亦不存的，絕對只是絕對，何來中道？中道是不能領略絕對時，以去兩邊為法而已，因為中道一立，另一面就產生了，中道也是相對。

第三、他引用何穆的話：「一個有深度悟力的人，是不必把兩難論法當作一種邏輯工具，儘可以用自己的靈感去超越兩邊，直探本源」，這句話是鼓勵我們思考時，不能在兩難中被綁死了，放鬆點讓靈感主動跳出來，靈感就可以解決兩難的問題。靈感也是相對的，它是解決當下的兩難問題，獲得的答案也有些許的妥協性，不是絕對。

第四、他談到悟力，悟力是運用思維解決問題方法，通常必須遵照邏輯或隨興的靈感，這個和開悟的絕對不相干。靈感其實是邏輯的重組，反邏輯的邏輯。

難怪他會在討論「教外別傳」時說：

無論如何高明的禪師，也無法把他自己的悟力塞入對方的心中。他最多只能像接生婆一樣在適當的時機，幫助孕婦去生她自己的孩子。(同書，頁45)

似乎冤屈了禪宗祖師，祖師們從來沒有要培養我們什麼悟力，反而要殺殺那個悟力。悟力是心意識作用，意識作用讓我們沉淪在相對概念遊戲中，得到也是相對概念，古德戲稱「鬼家活計」，因為心意識是造業的主兇，讓我們生死輪迴。

祖師想盡辦法要我們去掉心意識作用，一個方法是以心傳心，一個辦法是「參」禪。

參是研究，丟一個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或公案，讓人去參、去研究。例如：你為什麼來這個世界？沒有來由，你東想西想，日想夜想，疑問愈弄愈大，疑團愈來愈硬，堵在心頭苦難消。突然一個動作、一

個聲響，讓你的疑團破了，頓時呈現出來一個沒有意識的情況，稱為客觀意識，就是破參。從此，才可以在禪門大學註冊為學生。

全部公案都是穿一條褲子的，這條褲子每個人都可剪、可以裁，所以才有各家各派的禪風，目的只有一個：消滅那個讓你不能進入絕對的悟力，悟力是心意識，心意識才是曲死你的主兇啊！

現在學禪人就是犯了這個大毛病，以為看書就可以開悟。看來看去，學來學去，學得一套自以為是的禪，稱為小悟。學得多是大誤，學得少是小誤，乾脆自己印證自己是禪師。

這不是開玩笑，有一個禪師就說：這個世界只有三個開悟的人，一個已經去世，一個還未誕生。你要學禪，只好向他學，因為你別無選擇。大家都相信他呢！聽說弟子超過百萬大眾。

可笑的是他在台灣原有一個師父，外國也有個師父，他這麼一說，不是證明他的兩位師父都沒有開悟，他卻能自悟，真是奇蹟！

否定師承在禪宗是大忌諱，《壇經》早說了：「威音王以後，無師自悟，盡是天然外道。」學禪要有良師，門庭正大。

再說以心傳心。

吳博士將以心傳心當著教外別傳，並有另一番見解：

菩提之道，是以心傳的。經書只是喚起我們自悟的一種方便而已，在讀經之外，還有其他的法門可以使我們開悟。這種開悟完全是一種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的個人經驗，所以外在的東西都只是自我的一種反應，所有外在的教理都只是自性的一種迴響。不

要執著於這種反應和迴響，唯有能見到自性，才知道什麼是真我。

（同書，頁 45）

他只說對了兩句話：「唯有能見到自性，才知道什麼是真我」，是前提，自性即真我。但如何證入？他只說：「在讀經之外，還有其他法門可以使我們開悟。」至於除了讀經之外，其他的法門他就不講了。甚至於讀經又如何能開悟，他又沒有講，這是他對「教外別傳」的認知不怎麼充分，只好含混過去。

讀經可以開悟是通說，未必保證開悟，它沒有辦法明確地像物理、化學那樣有定律、定理及化學反應程式，只好說「開悟完全是一種『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』的個人經驗。」

開悟是一種個人經驗，或者是有共通性的經驗？如果單單是個人經驗而沒有共通性，那麼開悟只好隨人認知了，那是主觀的，神秘法。

開悟的經驗要有共通性，必須經過真正見性的禪師印可，也必須有經書的認證相符，例如《心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的經句，還有，必須有心靈淨化的過程可資佐證。這些嚴密的印證，就是共通性的證明。不能自己拿個冬瓜印自己蓋、自己印。這樣才可以說：「所有外在的教理都只是自性的一種迴響」。

可惜他仍然對「以心傳心」採取躲避的態度，只輕描淡寫：「菩提之道，是以心傳心的」，輕輕地掠過。什麼是以心傳心？以心傳心是否真實可信？可證驗嗎？他也是閉口不談。

他又說：

「心」是一個不易把握的字，當我們一談到心時，便會感覺得很混淆，但這個心卻是禪的關鍵。不了解禪宗所謂的心，就不會了解什麼是禪。因為雖然禪的最高目標是見性成佛，但必須由這個心去見性。(同書，頁 48)

他說完：「唯有能見到自性，才知道什麼是真心」，現在又說：「禪的最高目標是見性成佛，但必須由這個心去見性」，既然禪是自性、是真心，我們這個心必然不是真心，妄心如何能見真心？怎麼知道什麼才是真心？

禪宗重參，我們說過是要透過心形成疑團，疑團破了，真心才顯現出來。真心是不被妄心蒙蔽的時候才能出頭，見性即現性，不是由妄心去見到真心。妄心猶如烏雲，遮蔽了如日的真心，烏雲一散，真心即顯。真心一顯才知道什麼是佛，不是外面那些佛。

妄心其實不是心，是心意識活動，又稱表層意識，是因緣法的產物。多頭的意識凝為獨頭意識就是疑團，疑團一破客觀意識抬頭即是見性。我們歷代禪師，應用各種方法，有言顯無言，無言顯有言，神出鬼沒，生動靈活，要我們破參而已；不要陷在看公案、解公案裡，那就被公案愚弄了，一旦你隨著他的見解出走，要回來可不容易啊！

公案解開了是頓悟

——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讀後（三）

以心傳心是事實，不是要將禪師的悟力傳入學人的心中，那是奪舍，將力量佔據了學人的心，學人失去意識的主宰，變成傀儡供他發法施令。

傳心是禪師以他的能量（般若）掃開學人心上的業障，讓學人的本心呈露出來，是一種最直接、最迅速的見性法門。如果沒有傳心的事功，《壇經》說以心傳心，是「佛佛唯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」，就是假話。《壇經》一再提起《金剛經》如法持誦之下也可見性，《金剛經》也說：「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實相就是見性，這不是另一種方式的以心傳心嗎？

唐、宋祖師應用最直接的傳心接人，公案處處可見，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一書所舉的公案，有些就是以心傳心的。

譬如他舉慧藏獵師碰到馬祖道一，兩人談獵術，道一說我可以一箭射死一群鹿，石鞏（即慧藏）認為這樣太殘忍、太殺生。

道一向他開玩笑：「你既然知道這點，為什麼不射自己呢？」

石鞏答：「你要我自射，但總是沒有下手處。」

道一說：「你這人有無數劫的無明煩惱，到今天都完全斷絕了。」這就是以心傳心，掃蕩了石鞏心上的無明，復得本心。（同書，頁74-75）這不是覓心不可得的翻版嗎？

大珠和尚參訪馬祖道一，道一向他說：「我這裡一點東西都沒有，還有什麼佛法可求？你自己有寶藏不顧，離家亂走作什麼？」(道一向大珠露骨地說：佛法只是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，你自己從心可以找到，何必求我？)

大珠不解再問。

道一向他說：「現在問我的，就是你自己的寶藏，這個寶藏一切具足，沒有欠缺，運用起來非常自在，何必要向外追求？」

大珠向心一看，真是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，大珠不用思考和推理，便立刻洞見自性，這不是傳心的直接處嗎？(同書，頁 70)

在傳心之下，學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動用意識思考。

再舉個例子：龍潭跟隨天皇悟出家，過了一段時間，對天皇悟說：「追隨多年，從來沒聽過你指示心要？」

天皇悟說：「我無時無刻都為你指示心要呀！」

龍潭疑惑著：「你指示過什麼啊？」

天皇悟說：「你遞茶來，我接；你拿飯來，我吃；行禮時，我點頭。處處都在指示心要啊！」

龍潭仔細一想，什麼也沒有啊！

天皇悟乃笑著說：「要是見道的話，當下就能見道，否則一用思考，便有了偏差。」

龍潭恍然大悟，老師無時無刻不在傳那個無心的心要啊！(同書，頁 136)

這些都是一對一的個案。宋朝第一禪師圓悟克勤，夜在金山寺，以無字公案開發了三十七名弟子見性，是集體性的傳心，當下顯露了無心狀態；克勤的弟子大慧宗杲也曾經一夜開發了四十名大將。

吾 耕雲老師每次演講中，整個會場就在他強烈的心光籠罩下，每個人都享有本地風光，每場受到法益的超過千人，真是曠劫難逢。

可惜，「斯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」，而受法益弟子則大都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！

古禪師除了當面傳心外，還有當面喝破的：

汾州無業深通經藏，身材偉岸，音調響亮，馬祖道一看見好高興，直接說他：「巍巍堂堂，一表人材，可惜裡面沒有佛。」即說他沒有見性，不識佛性。

無業誠懇地說：「弟子雖涉三乘之學，但不能了解即心是佛，請師父指示。」

馬祖說：「你滿腦經藏之學，交互侵擾，心不能寧貼，先回去，過一段時間再來吧！」

無業剛要拜別，馬祖大喝一聲：「大德。」

無業聞聲轉頭，馬祖向他說：「是什麼？」

無業向心內追索，發現被喝時的心靈狀態，原來如此，即時拜謝。

(同書，頁 70-71)

有的是無言顯有言：

水潦和尚向馬祖道一問：「什麼是祖師西來意？」等水潦恭敬地禮拜時，馬祖馬上將他摔倒。這個水潦的確聰明，知道這招無言（摔）顯示了有言（心要），翻身起來，哈哈大笑：「自從一吃馬祖踢，直至如今笑不休。」（同書，頁 71-72）

有時候有言顯無言：

龐蘊拜訪石頭希遷：「什麼是不與萬法為侶的？」石頭伸手掩住他的口。龐蘊雖有領會，但意識流未破，再去參訪馬祖道一，提出同樣的問題。

道一向他說：「等你一口吸盡西江之水，我才告訴你。」龐蘊立刻大悟。上個掩口之舉，讓他有口難開，這個一口吸盡西江水，使他吸了個大氣，吸得喘不過氣來，妙不可言。（同書，頁 78）

禪師應用各種方法，都在瞬間切斷弟子的意識流，呈現出一片不同的心靈風光，即見性，又稱知有。因為知有斯般事，萬事可休。千說萬說，不如無心之說。

禪師不能讓弟子切斷意識流，而搞些種種的作略，都是次第禪，非禪宗的禪，禪宗只講頓悟，只能瞬間切斷意識而令弟子「識得不為冤」，才是知有。

趙州由於南泉的啟迪而開悟。有一天，趙州問南泉：「知有的人，如何行履呢？」南泉向趙州說：「就像在山莊中的水牯牛。」趙州就懂了。

懂了什麼？水牯牛只在山坡吃草而已，該耕田就耕田，該休息就

休息，放牧山坡，隨意吃些草過日子，只要不去侵犯他人的稼苗，就相安無事。這是譬喻：見性知有的人重要的是保養這個得來不易的真心，不要被妄念雜思破壞或降低了知有的深度。

開悟見性不易，保任亦不易，最好做條笨牛，或三家村中的老農，忘卻世情，保得一片清涼。這是禪宗悟後修行的重點，不必貪求多知多學，增添不必要的意識活動。

吳博士對此，似乎有些誤解：

「知有」，這兩個字的意思是說：「了解本體，或純粹的存在」，也就是說了解道體，與道體合一。趙州是問（南泉）一個人要去哪裡才能和道體合一，因為依據莊子的看法，道是無所不在的。而南泉為了更真實的去表現道的內在性，便告訴他這種人要到山下去做水牛，當然這裡的水牛乃是南泉為了引發趙州的注意力，隨便說的而已，這點同莊子的道在尿溺一樣。但南泉則更進一步，因為莊子只是把對方的念頭打消，而南泉則使對方完全悟入。（同書，頁106）

這一論述北轍南轅了，牧牛是見道開悟後，保任那個特殊心態的工夫，要像牧童牧牛那樣小心翼翼，才不會侵犯他人的稼苗。不是要引發趙州的注意力，也不是什麼莊子道在尿溺的道理。

吳經熊博士畢竟是學術思想家，絕對不是禪家，沒有接受過參禪

的訓練，對禪的了解免不了思辨精神，因此所言的禪就不是禪宗禪，是自家禪了。

我們站在學術的立場，將禪適度地公開，希望學術界對禪有進一步正確的認識，才能共同為禪學作更進一步的研究與貢獻。

吳博士、吳怡都是學術界有名望的人士，所以筆者敢基於學術立場做一省思，大家是會由學術的基調上，拋開成見的；如果對教內大德，做這樣的省思，恐怕就會招來一大堆無厘頭的批評與謾罵而已，這是禪道入衰的主要因素。

禪不能走入歧路，更不能走入迷信，才有光明的前途。禪的園地要公開化，要儘量學術化，不可神壇化，走入醫病、改運、預卜、神通的小道路。這也是先師 耕雲老師倡導安祥禪的心願。

不瀟灑處也瀟灑

——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讀後（四）

以上三篇是以禪學來做基準的論述，如果就吳經熊博士的學養來講，筆者更是滿懷了敬意。他沒有受過正統參禪訓練，不僅關心禪學的發展，作了時間序列的研究，又滿溢著睿智的思考與深邃的瞭解，把禪寫得活潑起來，也把禪師的偉岸磅礴地跳出字面上，令人敬佩。

他的論述難免受到老莊思想的影響，而接枝到禪的園地。中外學術思想家都會持有這種論調；尤其莊子，在詼諧中透出明亮的幽默，經常如春雨般地灑在中國文人心中，凝鍊出一股特別的悲憫，那種內心的凝鍊很可能是醞釀出禪在中國土地開花結果的養分吧！

吳博士在評析五家祖師的禪風上，他獨特的眼光如天女散花般地美麗與夢幻。美麗的是他動心於祖師的禪風，各有山頭，孕育著繽紛的花朵，迎風招展；夢幻的是那些禪師好像從雲端降落的菩薩，在在處處撒下了精神甘露，讓人眼睛大亮，原來他們和我們一樣在這片大地上。

他對洞山良价的〈過水偈〉，有非常精闢的提示：

這首偈子不僅在佛學中，而且在世界所有描寫精神的文字裡，都是稀世的珍寶。它給予我們一種開闊的視界，一種活生生的經驗。這種境界是明澈的，又是深湛的，正如杜甫的詩句：「秋水清無底」……他是孤高的，也是隨俗的，他達到了絕對的一，但並不

完全遺棄了多，他超然物外，但卻步步踏實。(同書，頁 173)

洞山的悟道偈沒有神秘色彩，我和渠的關係，有如天與我，上帝與我，佛與我，彷彿如暗室點燈，一時明亮起來，是那麼地近，那麼地可愛，那麼地真。他將之前所悟：「也大奇，也大奇，無情說法不思議」做了完美的闡釋，「若將耳聽終難會，眼處聞聲乃得知」，正如春晨，曦光一露，處處聞啼鳥。在開闊的世界中，以活生生的直覺過著明澈的、深湛的生活。

他談到南泉斬貓的公案，如果教內必定說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南泉斬貓犯戒，趙州把鞋子放在頭上走出法堂，唐突不敬。他另有見解：

禪超乎意識觀念，不是語言所能解釋的。但禪雖然超乎意識，卻也超乎無意識……假如南泉的作法是令人震驚的；那就是要震斷和尚們對於那隻貓的執著……要做一個真的和尚便必須一刀斬斷塵世界。也唯有用這種無情的方法才能使人真正走向自由和超然……趙州把鞋放在頭上走出去好像是完全的不合情理，但它卻提醒那些和尚們，在真實的境域中，塵世的一切是非價值等都必須顛倒過來。也許很湊巧的，趙州這種戲謔的作法安定了他老師激動的情緒……好像趙州在說：「老師晚安，輕鬆一點，好好的休息一下吧！」(同書，頁 110)

我們不想剖析吳博士的解公案，公案本來是無解的，我們欣賞他細膩

的解析後會回歸到那句：「輕鬆一點，好好休息吧！」

這則公案可以用來參，參得焦頭爛額，陷在無厘頭裡才有轉身之路，你才可以「休息一下」的。有些公案是可以解的，單刀直入，例如臨濟說：「諸方火葬，我這裡活埋」，人死了火葬，乾淨俐落，為什麼要「活埋」，要把習氣、妄念、貪瞋痴等活埋。

對公案別有見解是一種知識的饗宴，對心智的放鬆有幫助。我們平常日子緊繃著心情，縈縈擾擾，不能參得公案，而可以從中做精神的解放，應該是哲人擁有的智慧吧！

在禪學裡，雲門以「一字關」聞名，其實這只是他喚醒學生潛能的一種策略，而不是他的基本悟解。有許多禪學者以為他的一字回答是答非所問，認為這是教人崇尚反理則。以筆者看來，這與崇尚理則是一樣的錯誤。雲門與其他大禪師一樣，是超越了「理則」和「反理則」的，他的回答只是他對問題的自然反應。它們是被問題所引發，因此對問題來說，它們是問題的反應，自然是有意義的。（同書，頁 226）

禪師各行各的禪風，這是必然的，如果是一成不變，怎麼是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？本來就是的存在了？每個禪師展現了不同風格的禪風，同歸於靈活生動，也突然雲開霧散，重要的是禪師將禪人格化的表現，非常自然的反應，沒有經過思索的階段，就像花要開就開了，停不住一秒的休息。玫瑰或桂花，你看見或看不見，他們依然各展風

華！他們都在掃盪理則，也掃盪反理則。他們甚至於大聲嚷嚷：「唸佛一聲，三日洗刷不淨」，不要尋找依靠，尋找理由，要孤獨地一個人，在夜空於曠野更好，何必打坐唸佛呢？唸經唸佛與打坐太不乾脆了，你要是懂得一字禪，舉杯對明月，對影成三人，哪個是你？哪個不是你？不要太在乎你吧！

詩人李白為了撈月，跳進大江去，多浪漫！莊子喪妻，鼓盆而歌，在浪漫中蒸蔚著說不出口的傷痛！而禪者呢？橫擔蒺藜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！

我倒蠻重視吳博士那個「追求自我的羅曼史」的結論，他先引用默燈的話：「對於我來說，做聖者，就是做你自己。因此所謂神聖，或超渡的問題，實際上，乃是追求什麼是我？以及如何去探索這個真我！」有段話：

莊子曾說：「夫有真人而後有真知」。我覺得笛卡兒的「我思，故我在」，應反過來說：「我在，故我思」。因為「唯有真人，才能有真知」。真人就是能發現真我的人，我們的生命就是羅曼史，就是追求真我的羅曼史。道德的根本原則是：「眾善奉行，萬惡莫作，自淨其心」，而其端點乃是去發現自己。（同書，頁 282-283）

因此，他大大地稱讚莊子言：「古之至人，假道於仁，託宿於義，以遊逍遙之虛，貪於苟簡之田，立於不貸之圃。逍遙無為也，苟簡易養也，不貸無出也，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也。」（同書，頁 283）

順便一提，笛卡兒的「我思故我在」，是二元的，精神與物質是對立的，當我在故我思，我還是主動的機制，以我為中心的主觀，而主觀是多麼不安穩又不明晰的角色啊！

我們的整個生命正像從假我到真我的朝聖進香。沒有任何的羅曼史比這種進香更有意義，更為動人。因為進香的目的和歷程都充滿了羅曼蒂克，沒有羅曼蒂克就沒有生命，這也就是禪師之所以要常常引用那句：「不風流處也風流」的名詩了。(同書，頁 283)

是的，我們生命之旅是一段由假我到真我的內心淨化進香的過程，永不停歇的禮敬與自尊自敬，我們只肯說：「不瀟灑處也瀟灑」呀！

餘音繚繞

——《禪學的黃金時代》讀後（五）

如果跳開內心深蘊的老莊思想，吳經熊博士的確還有一雙銳利的慧眼，他對愛默生（Emerson）的研究有相契的悟解，那份閃爍著寶珠光芒的自覺，愛默生用「最根本的自我」來描述說：

在我們研究了自信的理由後，便可以解釋為什麼由個人原始行動會引發了這種磁性的吸力。但什麼才是可以作為普通信賴基礎的最根本的自我呢？

這是一顆沒有視差，不能計畫，而使科學受挫的星辰。它美麗的光芒照透了繁雜不淨的行為。如果它沒有一點獨特之處，試問它的本性和力量又會是什麼呢？這問題使我們歸根究底的，去探索那種被稱為自發或本性的本賦、道德，和生命的本質。我們稱這種根本之智為直覺，稱學習得來的為教授。那個分析所不能及的最後力量就是萬物的共同根源，在平靜時從靈魂深處，我們不知如何的透出了那種存在感，它是和萬物、時空、人類一體共存的。顯然，它就是和生命及一切存在同一根源的。（同書，頁 205-206）

吳博士對這句話給他撞開了智慧之門，他說：

他（愛默生）從各方面去尋求「最根本的自我」，耐心的，熱切的等待著機會衝破小我的軀殼，解放自己，把自己從無知和貪戀的

作繭自縛中解放出來，在臨濟眼中，那些學生不知道自己的本來面目，而寧願享受奴隸般的舒服……他們自己心中就有佛母，卻要向外去求佛。(同書，頁 206)

愛默生的智慧就是千佛的智慧，最根本的自我就是禪宗的「本來面目」。多少年來，智慧的追尋到處參禪問道就是要找到這個寶珠。如果不以文害義，愛默生的自覺與禪的距離很近的，因為禪是「透出了那種存在感」的。其實愛默生也掌握過那個存在感，欠缺的是保持那個存在感不失而已。

禪宗強調的保任，就是透過長時間集中心智去保存那個存在。當然，其間還有些曲折，看看禪籍的牧牛歌與圖頌就可以明白的。真的是道不孤行啊！

保任要有主題，那是參破而來，直覺就形成了，那是不受表層意識影響的，有表層意識的領會，好像曙光將透未透。禪宗講的平常心，就是那個不經斟酌的自覺心智，像按上開關，燈就亮起來，按下開關，燈就不亮，那樣地迅捷。僧問趙州：什麼是禪？趙州脫口而出：庭前柏樹子。他不是拐彎抹角，他是直覺地脫口而出。

黃山谷有一次與黃龍祖心談禪，祖心說：「你知道《論語》有一句：二三子，吾無隱乎爾！是什麼意思呢？」山谷想開口，被祖心約住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幾次故意問他，他想回答，就被祖心約住並說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

有一次同遊，聞到茶花的香味隨風而來，祖心說：「吾無隱乎爾！」

山谷一愣，才知道這才是一種直覺，不是學問，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但那不是禪的核心，禪的核心就是我們生命的核心，不是意會。

後來，黃山谷終於在朦朧的霧境中走了出來，滿身沐浴在陽光，直覺就是他的詩的源頭，才「把自己從無知和貪戀的作繭中解放出來」。

一行三昧與一相三昧就是當下直覺，排除了相對的拘束，直接送發的智慧，就是直覺。

吳博士與何穆法官有很深厚的感情，有次在他家中過聖誕節，當然會談些學術思想的問題，最後，何穆以一種嚴肅的神情說：

「親愛的孩子，我還沒有讓你看圖書館中最好的書籍呢！」我迫不急待的問：「收藏在哪裡？」他指著較遠的角落說：「在那兒。」我一看，大為驚奇，因為那是一個空架。於是我笑著說：「啊！你的精神真偉大，是永遠向前的。」……洗淨了我的塵俗之見。……這時，我對道家僅有一知半解，也從來沒有聽到過禪。現在看起來，那無疑的是一個禪的境界，已觸及了時間的永恆。（同書，頁272-273）

一切從空裡來，一切又回歸到空裡去，不是「一朝風月，萬古長空」嗎？截斷兩頭，中間亦不住，何妨「萬古長空，一朝風月」！時間與空間都是意識的產物，根本沒有永恆的時間，時間也沒有，空間也沒有，何來永恆呢？沒有永恆，才是永恆。

教門與宗門截然不同

錢穆先生是當代中國思想界大師，思考周密而深邃，引論鉅細，批辯條理暢順，舉證不紊。筆者非常喜歡閱讀他的大作，常能震開閉鎖的思路，也引為治學的方法，受益良多。

近讀其〈大乘佛法與竺道生〉一文，頗有引發。

若論禪宗，大家都驚嘆六祖禪的超宗教精神，甚至直呼為佛教的革命者。這就不免侷限於宗教觀念了。六祖禪其實是對世界上所有宗教的革命，他倡導的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及「不歷僧祇獲法身」，不但在啟迪智慧方面有特殊的貢獻與超越，而將人的心智提昇至於當下淨土的此時此刻，絕對是人類心靈進化或淨化的至高點，非常值得全世界有心於心靈救濟人士的研究。

六祖是不世出的聖者，祂是全人類最重要的宗教首領之一，他開創的禪宗是引領人類向前向上不斷進化的火炬。

錢穆先生雖然研究過佛教、禪宗，最後還是棲心於儒學，表現了他重視淑世的踏實生命，不願探討超宗教或宗教的所有學問。也就是說他落實於現實社會的改革，具體的關懷於理想國在世界上的實相，真令人欽佩。

他在這篇文章中對大乘佛教的論述，值得關心。

第一，他提到大乘佛教論人類在整個宇宙的地位，分為兩個部份：「一為天地，指其自然部份言；一為世界，指其人造部分」。

他說：「惟人類一面隨順自然，一面又能克制自然，把來調排整頓

一番，以便利人類之生活，因此在自然天地之內別有了一個人類自造的世界」。

人類的世界有外在文明世界，又有內心世界。文明世界其實只是內心世界的外顯而已，他對內心世界，有一段精彩的看法：

凡人類內心活動，都由語言文字啟發，亦都受語言文字之節制，由此造成人類內部的世界，我們暫稱之為「心」世界，以與人類外部的世界，即「器」世界相對立。其實人類內部世界，亦非天地自然，而由人類所自創，即由人類之語言文字所製造。（《錢賓四先生全集 19·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冊》〈大乘佛法與竺道生〉，頁 375）

人類文明都是人類意識的延伸世界，因為唯有人類有多元的意識，透過語言文字而螺旋式的發展，意識與語言文字就像孿生兄弟，彼此扶植。沒有語言文字的人類，又是怎麼生活呢？

倘使人類無文字乃至無語言，試問人類如何來運用思想、記憶，甚至當前之認識？當知認識、記憶、思想全以語言文字為本，無文字，無語言，人心即根本變質。一面則渾渾噩噩，返於太古；一面則空靈超脫，如柏格森之所謂「直覺」，那時當與其他生物不相異。嚴格言之，即無今日人類之所謂「內心」。人類無內心，則不僅沒有精神界，乃至天地自然亦將全部變相。今日人類所認為天地自然者，其實都經人心認識、記憶與思想作用之調排整頓，

早已是人造的世界，而非自然的天地了。(同前，〈大乘佛法與竺道生〉，頁 376)

鏗鏘有聲極了。這段話就是佛教的基本原理，所謂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畢竟寂滅」三法印，三藏十二部講的何其多，而錢穆先生卻以極為明白的分析，侃侃的道出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的真髓，不必引用佛教經典，慧眼獨具。

佛教要從沒有思想之前的直覺下手，在直覺中，我們的生命如何運行？那個沒有思想的世界與目前的生命世界，有什麼大的差異？

錢穆找到了契入禪宗的鑰匙，但他突然停在那裡。馬上又恢復到有語言文字的世界，沒有進入禪的寶窟，只看到寶山，但還認為那只是一座山，不曉得裡面藏了好多的寶藏。這是「理性的見性」。

禪宗的見性就是頓入這個絕對意識的世界。修行就是步步深入寶窟，沿岸充滿了琳瑯滿目的珍寶。錢穆不肯往山裡去，看了看山就轉回頭，因為儒家在招手，望著手影回頭走了！

止觀雙運

戒定慧是佛法的三無漏學，《三藏法數》：「非戒無以生定，非定無以生慧。三法相資，一不可缺。」

戒是出家人非常重視的修行，鉅細靡遺，我們在家人只要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就好了。安祥禪提綱挈領，「不該做的不做，不該想的不想」，有互相媲美的妙趣。心身有了約束才好入定。

定是靜慮，平持身心的安舒與康泰。涉及兩個方面：心力的修習與心智的修習。一般講定，總以為是打坐的禪定或禪坐，淪於冥想的四禪八定。

依據《念住經》或《中部·第十經》，跏趺坐只是調息觀心的一種方法，並沒有特別強調某一種姿態，一律由各人選擇，例如菩薩的或坐或立，或行走或倚樹，方法不一，目的全同：能獲得心力與心智的增長就好。

心力的訓練最普遍的是調息、觀察呼吸，這是將容易外馳的心拉到呼吸上，不但可以明確的知道呼吸與身心的關係，也可以在這個時候將心念平息。

例如人在生氣的時候，愈想愈委曲，愈想愈憤慨，禁不住就將情緒失控了，各種粗言劣行都可能產生。這時候，如果能把心放在呼吸上，就可以發現，呼吸濁重，血液賁張，臉紅脖子粗，我們就可以客觀的立場來觀察自我生氣的過程，然後採理性的態度，讓情緒平伏。

放在呼吸上觀察一吸一呼，我的意念慢慢集中在呼吸上，會有瞬

間失覺的現象產生，時間非常短，所謂失覺是失去了意念的紛飛雜亂，呈現一段什麼也沒有的覺受。時間非常短，瞬間消失。這樣，每天花了個半小時訓練觀察，這段平靜的感覺會逐漸延長。

這段平靜的心態是我們重新思考的力量來源。例如要平抑上述的生氣，必須有強大的冷靜思考空間，才不會被主觀的情緒拉走。冷靜的客觀思考，等於重新成為一個新的健全的人，人格在這裡出現。所以說「制心一處，事無不辦」，制心一處是心力訓練的目的。

這就是為什麼靜坐訓練受到普遍重視的原因。

平靜心態的出現與掌控，絕對是做事、做人最重要的因素。但這是初步工夫，因為這裡出現一個我在掌控，我的存在，我在平靜裡。凡是接受過集中心念訓練的人，都會體驗我與呼吸是一體的，沒有我的存在，那時刻非常的清靜，周遭是稀薄的存在，一個遙遠的故事，只有我與呼吸。

不要去追求境界，一落入境界，微細的意識是主角，但不要失覺，失覺就入定了。甚至所謂四禪八定，只要翻翻《楞嚴經》，你就明白那與佛教的涅槃無關，而且仍在三界的輪迴裡。

日本武士道就能把握到我和呼吸一體的經驗價值，刀劍相見是生死大事，瞬間發生的。只有人與劍與呼吸合在一起，意念一動，人與劍同時都動，不能透過意念的認知通知大腦，再由我（大腦）下舉劍的命令，時間太長了，緩不濟急，生命不保。

智者大師對意念、我、呼吸的了解很深，所以他明白調身調息可以增進健康，我懷疑太極拳是他發明的，也許招術沒有那麼多。人的出拳必須靠力氣，力氣靠呼氣配合，力道才會使出來，打太極拳的人

都看得出肩膀一動，呼氣配合，力量就來了，你必須洞察機先，才可以把對方出的力量引導旁側，讓他站不穩。

心力訓練是定力的加強，即奢摩他、禪定、止。要發揮功夫，必須加上心智的力量。例如武士道，掌握了心力，還得精研刀法，刀法就涉及智力的訓練了；又如心理學都重視平靜的客觀心理的呈現，就必須培養精研心理的了解與熟悉安定的方法等等。

佛教的心智訓練又稱毗婆舍那、觀。因為佛教也在導正正確的心靈狀態，必須消除負面情緒，增加正面情緒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，然後再追求生死解脫的真諦，這些是心智的訓練。

佛教心智訓練的重點是活在當下，活在當下的一剎那是生命的實相，生命在呼吸之間，過去已過去，未來的還未現前，現在的每一剎那都是過去的影子，也是未來的影子。我們如何掌握這剎那的目前呢？最好的是把過去的丟掉，也不揣測未來，生命的實相是當下，剎那無有生相，剎那無有滅相，這是六祖給我們的偉大啟示，吾師也說保持當下的安祥，讓當下的一秒延長至無限，安祥就是實相。

佛陀給我們的智力修習，在深刻地察照萬物的本性，以導致心靈的完全解脫，證入涅槃，這段路程是觀察、警覺、洞照而得，從禪定中體認生命的內涵。

這裡順便談到強力觀心。古代最激烈的定力修習是般舟三昧，必須在佛堂不停歇的走，走過七天、九天。走得雙腳痠痛、浮腫，幾近癱瘓，最後痛苦全消，輕安襲身。現在大概沒有人敢嘗試了。

另一種是跑香。雍正命天慧禪師七天見性，否則人頭落地，君無

戲言。天慧智慧頓生，以跑步與參話頭參「什麼是本來面目」結合，終於在第七天碰到柱子而開悟。跑香從此為禪門禪修的方法，但只跑沒有參，很可惜。

以前禪人參訪，動輒半月、一個月非常辛苦，在趕路的過程，如果能保持心態的安祥與行止的從容，大都比較可以在禪堂一偈一棒中見性。這種行步當車也是觀心的重要訓練，溫和多了。

強力觀心之後，掌握了訣竅，就要「借境練心」，不可執著，一旦執著是病非藥。例如古時在酒坊、菜肆練心，現代可到音樂會、百貨公司練心。練得好，效果與強力觀心無異。若執於法，必死於法，因為法無定法。

觀心是修行起步，也是修行的進程，當發長遠心，不可忽略當下的每一剎那，才能讓剎那是永恆。其中要訣即念念自知，念念分明。即知即斷，斷是判斷、斷絕，終至「臥輪有伎倆，能斷百思想，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」實堪玩味。

總之，心力修習與心智修習猶如鳥的雙翼，缺一不可。止觀即是心力與心智修習，它是佛教的基本訓練，因此，我們一再強調：止觀雙運是佛教突破傳統純冥想的宗教格式。要認識佛教團體的教導是否正確，只要看看他們是否講究止觀雙運，只觀無止是偏慧，只止不觀是外道，一目了然。

依照天台宗智者大師的《六妙法門》，一數、二隨、三止、四觀、五還、六淨，故稱六妙法門。淨才是佛教最深一級，蓋「淨為妙門者，行者若能體識一切諸法本性清淨，即便獲得自性禪也。」故淨非淨土

宗之淨，而為禪宗之淨，五祖以前重視「看心看淨」即是。

關於觀，智者大師說：「觀眾生空，故名為觀；觀實法空，故名為還；觀平等空，故名為淨。……一切外觀名為觀，一切內觀名為還，一切非內非外觀，名為淨。」是相攝相融的觀，不是分開的觀。

觀心是殊勝法門，若得有大成就禪師施以棒喝，更能直接了當，故禪為淨之至。而且歷來禪者，初期都習過天台止觀。



定慧等持

止觀雙運就是心力與心智的修習並重，不能偏於一邊。天台止觀是最好的範本，而且心力與心智並重可以產生正定與正見，在心力修習中必須以心智來觀察與修正，才不會落入掉舉或昏沉。正見似乎要在正定之前有個基礎，才好落坐觀心。

宗喀巴在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注意到這點，所以應用《廣論》的正見加強學人的正確觀念，培育出強烈的出離心，再以下士、中士、上士三道激勵心志，然後再講止（奢摩他）觀（毗婆舍那）。但是目前學人喜好佛理，對止觀輕忽了，《廣論》形同概論，菩提種難起。

目前打著禪坐旗號的，大部份落在止的修習上，間雜隨宜的開示，失去了焦點。天台注重《法華經》與《涅槃經》，華嚴宗以《華嚴經》為歸趨，心智的發展非常完備，少了正定的研究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止觀雙運才能萬無一失，故說：戒定慧是三無漏學。

很多寺院從緬甸、泰國等南傳佛教引入四念處與五停觀等，無論是教的交流或實踐，的確是很好的現象。但是教觀要經過實踐才能找到落實的地方，才能建立修習的規範，絕對不可以羈入其他禪宗宗派。因為傳統佛教講究漸修漸證而頓悟，禪宗講直指人心，不立文字，只有頓悟，漸修漸證而還原。各有優點，保持原貌才對，一門深入是「如人食蜜，中邊皆甜」，千萬不要夾雜，挑肥揀瘦，營養不良。

傳統佛教以正見開始，於正定中薰習佛法，漸漸增強觀察的能量，正定隨之加深，正見也愈入闡奧，最後得到般若慧或解脫慧。

禪宗以「直指人心」而頓悟，頓悟即是正受，即是三昧耶，以此為基礎，翻開佛經，自然明白，這是「回頭轉腦」。正受引導正見，正見加強正受，故六祖才說定慧等持，即定之時慧在定，即慧之時定在慧，不是入定出定。

傳統佛教借定慧等持而悟道，禪宗則因悟道而行定慧等持，這是佛教的二條平行線。錢穆先生與鈴木大拙以為禪定與般若合一是六祖的創見，似有誤解。兩家都講定慧等持，著重點不同，意義也不同，一直以來未受正視，特別說明。

禪宗所言的禪定與般若是一體的兩面，不是兩者合一，一旦般若發露，即有正定，有正定即在般若中，自然明白正見不外於心，所以六祖言：「自識本心，自見本性，即無差別，所以立頓漸之假名。」(《明藏本》)又說：「即慧之時定在慧，即定之時慧在定。」(《定慧品》)

依照傳統佛教，漸修漸證而頓悟，即得般若慧、解脫慧、空性，如此隨緣去，足矣！禪宗只有頓悟，才有悟後起修，修掉多餘的我執、法執，依靠什麼力量？般若正受。一切回歸於正受(安祥)，一切從正受出，即萬法歸一，一歸萬法。

其他教門的頓悟是積修漸證而頓悟，禪宗之頓悟由「直指」而來，不由文字。例如天台南岳惠思為弟子智者(顓)說：「汝向所疑，此乃大品次第意耳，未是法華圓頓之旨也。吾昔夏中，苦節思此，後夜一念頓發諸法。吾既身證，不勞致疑。」(《續高僧傳》)一夜頓發諸法，就是頓悟。悟只有頓沒有漸。

頓悟之後才能真修行，未頓悟前之修行，是資糧修行、是前方便修行，為頓悟累積功德，奠定好開悟的基礎而已。有正見而無正受，

是理即佛，類如哲學認知。

有人主張悟後起修要修學四禪八定，那不是又增強了我執，落在心外的境界上？又說悟後起修，要多學唯識學、方等經典，那也是法執？悟後起修，看經典只是用來印證自己正受的深淺，故藥山說：我看經典是用來遮眼睛的(印證)，你們看經典是要把書穿透了的(研究、默記)。幽默中透著真理啊！

經典是用來印證，也可以提供與人談道的參考，不是不可以看，要懂得訣竅。歷代禪宗祖師都是義虎啊！有的人不識字開悟了，開始識字讀經，記憶力驚人，理解力更驚人，在禪堂上指東劃西，經典就藏在他們的心中。

近代佛教大師是太虛大師，在高旻寺看經藏，一日突然頓入「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，回頭轉腦，原來每部經講的都是這個，不離這個。出關變成另一個人，隨口都是經典，都是法要，講一句最重要的話：「人成則佛成」，響叮噠！

他熱心佛教事業，改革僧伽制度，與政府交涉宗教自主，東跑西奔，大家反譏他是政治和尚。有一次到北京參加會議，下了車，想小便，當下就拉下褲襠，嘩啦的下了一場小雨。眼高於頂的袁煥仙不禁讚嘆：「原來他是高僧啊！我們一直看走了眼。」那是唯覺無我的離執禪定。率性之謂道，率直無欲！

高僧大德本來就光風霽月，自然天成，那有拘束？虛雲和尚六十多了，到雲南雞足寺開山，從緬甸迎回玉佛，沿途很多不速之客，都以為他很有錢想趁火打劫。有一次路窄不通，虛雲抱起玉佛趕在前面，把那些不速之客嚇退了，因為玉佛很重，一個人根本扛不動，可見他

功夫高強，神通廣大。這是高僧的風範，行雲流水，不驚群動眾。神通自在，深藏不露。

太虛大師名滿天下，漢藏理學院要開唯識學的課程，邀大師前往，他卻派年輕的弟子印順法師去擔綱，還不到三十歲，就開講《唯識學探源》，轟動佛界。先師此時曾去禮謁，受益佛學。後來在台灣，印順法師隱居於南投某山莊，先師為報師恩，撥空前去探望，特煙兄驅車。人家以為是俗弟子謁大師，不知先師為了報恩，可惜因緣不具。這是小小的典範，我國向來重視「天地君親師」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，這是非常重要的人倫大道。別看師父平時不拘小節，隨緣而幽默，該有的禮還是要遵守的。

拉拉雜雜的寫些小故事，這就是定慧等持，不是要我們去當土地公、媽祖婆或擺架子，講虛話。佛教的修習心力與心智要並重，解行要相應，不是哭笑不得，是哭笑自由。是不是？何妨大笑一陣！

借假歸真

我們能夠分別定慧等持在原始佛教（傳統佛教）與禪宗的不同，才可以明白什麼是從教入宗，什麼是從宗入教。從教入宗基本上是借助定力的加強，可以更清楚明白經典的內容，並且從實踐中漸修漸證，累積了大量的般若慧或無漏慧，培養出強力的信心，有一天，終於明白了諸經都指向一個目的——開啟心靈的窗戶，而獲得大自在、大解脫。

從宗入教是禪宗的特色，經由疑團的凝結，因觸機遇緣而突破，直接明示了真心的原態。所謂是參禪時的機鋒相對，因機說法，逗機開化.....種種精彩的畫面。在各種公案中令人嘖嘖稱奇。

遇緣的緣是條件，像洞山良价在過水時，睹影而悟道；靈雲見桃花而大大的放下；又如虛雲和尚水燙到手，杯子落地，碰然一聲而見性。這些都是不可說、無法說，說之即不是的。

別看這些人怎麼那樣的聰慧，被打也開悟，被罵也開悟，推窗見陽光也開悟，聽到鐘聲也開悟。不用羨慕，他們是累世所積的求禪功德，在這個機緣成熟而已。所以我們要發展長遠心啊！

最神奇又最簡捷的是碰到大成就的禪師，直接傳心給你，省掉我們幾世代的修行。以心傳心是「直指人心」中的直指，圓滿的中心點——最紮實的最圓滿。

從六祖開禪到清末，禪道已經奄奄一息了；從虛雲和尚去世後，再也看不到寺院中的禪傳了。現代的所謂禪，既沒有「直指人心」的能耐，也沒有什麼鑑別禪與教的慧眼，東抄西襲，連個最基本的止觀

都弄不清了；況且止觀雙運也是次第禪，不是禪宗的禪；如果談到以心傳心，他們往往以不討論宗教的神秘經驗為理由搪塞、支吾。

要見性是很難的事，開悟之後如何修行，那更千差萬別，大部份的人都在假借「保任」之名在保任，而丟失了真正的反省懺悔，原因在保任中還需要參，參是定慧等持，有了深厚的定慧等持經驗，才能保任得好，才能在保任中上上增進，《牧牛圖頌》是最好的指引。

定慧等持的關鍵在反思，從內心中反思，例如反省懺悔也是反思的一種，但很難走向無相懺悔，大部份停留在意識上懺悔，甚至太多的自責與自愧，智力反而降低了。因為大家不肯探討無始無明與根本無明，這部份才是定慧等持運用在反省的重點。

每一個念頭不是孤立的單位，它也是因緣法，由很多條件構成的，一個念頭的升起，內部蘊含了很多的因子，這些因子也是意識，一個念頭是多元意識的叢結，緊密的糾葛在一起，才形成一種破壞性的負面情緒，或是建設性的正面情緒。

例如財富或金錢，這個念頭不單單是鈔票，它包含了貪婪、不安全、炫耀、虛偽、控制.....等等的意識在裡面。有人為什麼重視財富：也許是長期的貧困經驗；也許因為財富是社會地位的象徵，從中又牽涉到脫貧的手段，利用社會資源的策略，手段或策略牽涉的範圍很大了，這些都是形成人格的因素。

要反思的話，就必須借助慧力來分析，又能從中性的立場來自我反省；智慧力不及，正見不足或智力運用受到心力的影響，都可能造成深淺的不同，反思的效果會有相當的差別。

第六識加上第七識相當於左腦，左腦能言善道，具連貫性，講方

法，講尊嚴，講個性，一直把我們高高拱在眾人的頭上。在獲得權利的過程，它善用各種資訊，規劃完美，非常能幹。可是一旦被挑剔的時候，它轉眼間，可以變成感性十足的自我誇張，將一切歸咎給別人，為了搶回虛偽的面子。

財富獲得的背後那就更複雜了。

我們只舉財富這個念頭，就可以蕩漾出那麼多的相關因素。如果涉及更內心的恐懼及懷疑，那更是黑漫漫。所以說反省看來容易，其實很難，具體的例子很難發表，太髒了。

從神經學來講，左右腦是以不同方式來感知與思考，會根據所感知的資訊類型，展露不同的價值判斷，當然表現了不同的性格。左腦是不斷洶湧著信息的資料庫，而右腦經常躲在內心深處，平和、穩定、無欲、無愁，帶給我們喜悅和安祥。

修行是借假修真，透過左腦的思辨而檢點觀察，讓它的主控權漸漸降低，讓右腦漸漸出頭露面，也等於運用第七識的聰慧來回饋自己，讓心的主宰回歸到第六識，這是修行中的定慧等持。

我們應該感謝現代神經解剖學的貢獻，古老的意識學可以透過現代科學做更完善的討論，也從討論中洞悉歷代祖師的智慧；尤其不要忘記偉大的世尊，祂將天籟帶來地球；更感謝偉大的 耕雲老師，祂將安祥定位在宇宙的生命流動上，讓生命擁有可貴的品質！

什麼是根本智

耕雲老師對不立文字在〈信心銘直解〉有一番精彩的分析，可惜大部份的人忽略掉了：

文字包括了語言、文字與思想；思想是沒有聲音的語言，而文字則是語言的符號。人的本心原本沒有這些，所以過多的語言和思慮，反而與根本智不相應了。當人停止分別、妄想和思維活動時，理、事二障當下消除，內心充滿禪悅的安祥，何曾有什麼滯礙？

筆者對此，在《身來身去本三昧·打破慣性的思考》中強調：「佛教要我們從線性的思考走到非線性的思考，才會體會到涅槃的真際。因為我們的生活經驗都是生滅層出不窮的剎那，思考語言都是剎那，呼吸是剎那，思想也是剎那.....剎那剎那是我們的線性生命，找到那個非線性的生命，才是開悟，才能從四面楚歌中昇華。」

語言文字屬於線性思考，打破線性思考才是直覺，直覺就是「根本智」。這段論述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也沒有看到相關文章的出現，有再深入探討的必要。其實，耕雲老師的說法（根本智）是佛教在思維系統的大前提，也是運用現代語言闡述普遍性真理的先驅者。

他在《觀潮隨筆·無念而念》中引愛默生的話：

「如果有人能百折不撓地相信自己的直覺，並且按照自己的直覺去做，廣大的世界便會符合他。」是有念、是無念？有我執？無

我執？這裡若分辨得清楚明白，不但許你認識愛默生，且亦許你深明無為法。這裡尚且分辨不出，不如一切放下，或唸佛、或參究，總比將大好時光付諸戲論的好。

愛默生說「按照自己的直覺去做，廣大的世界便會附合他。」把直覺等同瑜伽（與宇宙合一，即理事俱泯之），份量可觀。他又將直覺視為「無念而念」的憑藉，稱為根本智，道理何在？要大家好好的參究。

《壇經》：「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，大小二乘、十二部經皆因人置，因智慧性乃能建立。若無世人，一切萬法本自不有，故知萬法本自人興，一切經書，因人說有。」接著又說：「不悟即佛是眾生，一念悟時，眾生是佛。」（〈般若品第二〉）

法法相同。到底以上引句有何關聯？與佛法有什麼連貫的關係呢？這是本文討論的目的。

人類思考的方法大概可以分為二種：第一種是以語言文字為憑藉的思想；另一種非語言文字為憑藉的思想。現代稱為理智與直覺。關鍵在語言的出現與運用。

人類本來就沒有語言，都是從演化中學習得來，並且加以豐富化。沒有語言，人類面臨的是自然，一片萬物共存共榮，也是互補互長的生態環境，餓了獵食，飽了休息，這個自然的生態環境只是萬物一體，沒有差別的天地。

各種行為完全出於本能與直覺，餓了，當然要捕食，再自然不過了。我們看看野生動物園裡各種動物，依照自然的法則生存。獅子餓

了捕捉一條鹿，吃不下放任鳥類及其他動物分享。獅子沒有佔有的欲望，也沒有儲存的想法，捕捉一條鹿，很簡單的因為餓了必須吃，完全沒有殺害的想法。萬物皆然，因為天下一家，天地一樂園，互存互補，完全依照本能的自然律。

也許打個哈欠，人類突然發現腹腔壓縮，一股氣從肚子跑過喉嚨，經由口腔而出，會有一種聲音。伸個懶腰，哈欠的聲音更大。經過幾次的學習，人體製造聲音的方法圓熟了，可以用以表示警告或歡迎，比拍拍胸膛更好。掌控聲音表達意念是初級的語言，語言出現了。

語言豐富了以後形成了人際溝通的工具，或形成內動的力量，人類終於有過去的經驗與傳述；有現在的行動計畫、說明與執行；也有了未來的參考價值與行動指針。過去、現在及未來的直線思考形成了「時間」。

有時間的概念，就會找到「我」的定位，我們發現我們這個肉體是單獨存在，不是天下一家的，身體是有邊緣界限的，別人都有各自的邊緣，你我他出現了，「空間」也出現了。這些意識建構了神經叢與神經網路，大腦是隨我們的演化而演化。

時空是隨著語言文字出現了，是意識的產物，我們人類意識建構出來的三維空間（點線面）。而語言就是「天地混沌，盤古開天」的盤古大帝，他領導我們從絕對走向相對，他把人類從天界走向人間，文明就此開始。

我們為了儲存這些資料，腦漸漸擴大容量，從神經解剖學，左腦有副語言中心：韋尼克氏區（了解語言的能力）和布羅卡氏區（創造

語言的能力)、定向力聯絡區(身體疆界、空間及時間)、感覺皮質(感覺外界的能力)及運動皮層(運動能力)。

撇開這些資料，我們清楚：隨著語言創造能力的加強，資訊愈多，綜合分析的能力也增強了，我們的腦袋就像電腦的中央控制系統，內部儲存了種種的歷史檔案，也預備儲存新的資訊，長久以來，人類養成依靠這些系統來做種種的反應。

今日的電腦與程式、學術報告的格式及我們心思想行為，就依循這條思維道路發展，我們習慣邏輯的演繹與歸納，思考的方法變成了線性思想，漸漸地對犀利的直覺鈍化了：少了語言和線性處理能力，讓人覺得過去的生活頓然失蹤；少了資訊系統，什麼也不能做；最嚴重的，迷失了自己的覺性，就像迷上網咖的人，虛擬世界才是他真實的人性。虛擬世界只有語言文字，遠離自覺。

回頭看看，這不是我們熟悉的唯識學嗎？左腦等於第六識與第七識，那個「我」不是第七識嗎？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我呢？

除了覺知能力，幸虧我們還有一顆覺證的內心，可以將過度依賴物質界的思想拉回到精神界來。那個微妙的覺證就是我們的第八識(阿賴耶識)，就在右腦中，一個獨特的意識。

右腦只有大圖像的想法，不是線性想法，最大的特點是沒有喋喋不休的念頭，沒有了內在的時鐘，當然沒有將時刻分割成連續的瞬間，時間沒有盡頭，更精確地說只有當下，無限延長的當下。(請注意：安祥也是當下一秒的無限延長)

沒有身體邊緣的感覺，當然沒你我他，也沒有我與自然，混融一

體的，不得不快樂地搭上永恆之流，沒有什麼流離和孤單，頂自然地投入那個廣大的海流裡嬉戲玩耍。

世界上所有的物體都由原子構成的，所有的像素（法相）都是由跳著細緻舞蹈的電子、質子與中子所構成。所有的法相，都是原子與能量，所有的能量構成一個無限的能量世界，一個能量流動的世界。當然沒有三維空間，怎麼會有時間、空間？怎麼會有我與你？混然一體，在盤古開天之前。

我們一直說見性就是頓悟，頓悟是由相對的直線思維走入絕對的圖像思維，不只是一個論述，它就存在於我們的生命活動中。右腦的思維擴張的話，正面情緒與正面態度隨之增加，開放的心靈讓我們無牽無掛。但是，請不要忘記：正常的人生是靠左右腦的協和工作，才可能以出世的精神生活在入世的工作中。

禪不是什麼神秘。

如果有的話，因為你從沒有走進那個絕對的圖像世界。然而，走進了那個世界，才是你開始準備暢遊更寬闊的宇宙，不要以既有的知識去猜測，也不要漫無邊際地幻想，摒住你的神往，活在當下吧！

有位教授經常來坐，表面上談禪，總說些很奇怪的論調，還熱心地送我《零極限》、《告別娑婆》等書，我報以合掌令歡喜。我很想問他：研究孔子，不是要從《論語》做基點嗎？研究基督教，當然必須熟讀《聖經》，談禪說道，為什麼不好好研究《六祖壇經》呢？終於還是緘口以對，免得讓他尷尬，這是知識的迷茫，不依「正經」如何得

「正果」？

那麼請問：《壇經》何時說到相對與絕對？謹舉一偈供養：「以知五蘊法，及以蘊中我，外現眾色像，一一音聲相」，這不是相對的現象嗎？「平等如夢幻，不起凡聖見，不作涅槃解，二邊三際斷。」（《機緣品第七》）這不是絕對大圖像世界嗎？六祖還勸我們：「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」、「汝勿隨言解，許汝知少分」。當下即是。

當下是沒有時空的，你我相對觀存在，當下只說來玩玩，當下只是剎那剎那，只是叮叮咚咚的鐘擺，非真當下也，因為當下定慧圓明，圓明寂照。

當下絕對待，構成身體的每個分子，與宇宙的每個分子，都在光流中交融著無有止境的舞蹈，和諧的演奏宇宙的大樂章。

漫談禪學與哲學(上)

作者：澄海

攝影：洪耀東

總編輯：張曉鈴

編輯群：鄭淑蓮、鄭妹珠、張淑霞、高美華、胡昭容。

出版社：喜悅出版

ISBN: 9786269985173

出版年月: 2025 年 10 月

聯絡資訊: grace12062003@gmail.com